



霞客遊記



徐霞客遊記

【文史笔记精华】

【明】徐宏祖 著



北京燕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传统文化选编（徐霞客游记）/古敏 主编. —北京：北京燕山出版社，
2001. 11（2009. 11 重印）

ISBN 978—7—5402—1420—3

I. 中... II. 古... III. 道德修养—中国—古代 IV. B82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65613 号

责任编辑：里功

版式设计：李宏

中国传统文化选编（徐霞客游记）

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邮编：100054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京晟纪元印刷有限公司

850×1168 毫米开本 1/32 印张 962000 千字

2009 年 11 月第 3 版 2009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

定价：160.00 元（全 16 册）

目 录

游天台山日记.....	1
游雁宕山日记.....	7
游白岳山日记.....	13
游黄山日记.....	18
游武彝山日记.....	26
游庐山日记.....	35
游黄山日记（后）	43
游嵩山日记.....	48
游太华山日记.....	58
游天台山日记（后）	63
游五台山日记.....	71
游恒山日记.....	77
游衡山日记.....	82
游七星岩日记.....	89
游象鼻山日记.....	93

游天台山日记

【解题】

天台山在今浙江省天台县北，属仙霞岭脉的东支，有赤城、桐柏、琼台、华顶诸峰。山中寺庙甚多，隋建的国清寺为佛教天台宗发源地。本篇为徐霞客第一次游天台山时所记，时间为明万历四十一年（癸丑）四月初一至初八（1613年5月20日至27日）。

篇中首先略叙沿途风光，然后依次重点记叙了华顶峰、断桥、珠帘瀑布的美景；对阔大的明岩石洞、高耸的洞外石壁也有重笔描绘；对寒岩、鸣玉涧和琼台等景点也分别倾注了不少笔墨。

【原文】

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。云散日朗，人意山光，俱有喜态。三十里至梁隍山。闻此於菟夹道，月伤数十人，遂止宿。

四月初一日早雨。行十五里，路有岐，马首西向台山，天色渐霁。又十里，抵松门岭，山峻路滑，舍骑步行。自奉化来，虽越岭数重，皆循山麓；至此迂回临陟，俱在山脊。而雨后新霁，泉声山色，往复创变，翠丛中山鹃映发，令人攀历忘苦。又十五里，饭于筋竹庵。山顶随处种麦。从筋竹岭南行，则向国清大路。适有国清僧云峰同饭，言此抵石梁，山险路长，行李不便，不若以轻装往，而重担向国清相待。余然之，令担夫随云峰往国清，余与莲舟上人就石梁道。行五里，过筋竹岭。岭旁多短松，老干屈曲，根叶苍秀，俱吾闾门盆中物也。又三十余里，抵弥陀庵。上下高岭，深山荒寂，恐藏虎，故草木俱焚去。泉轰风动，路绝旅人。庵在万山坳中，路荒且长，适当其半，可饭可宿。

初二日饭后，雨始止。遂越潦攀岭，溪石渐幽，二十里，暮抵天封寺。卧念晨上峰顶，以朗霁为缘，盖连日晚霁，并无晓晴。及五更梦中，闻明星满天，喜不成寐。

初三日晨起，果日光烨烨，决策向顶。上数里，至华顶庵；又三里，将近顶，为太白堂，俱无可观。闻堂左下有黄经洞，乃从小径。二里，俯见一突石，颇觉秀蔚。至则一发僧结庵于前，恐风自洞来，以石瓮塞其门，大为叹惋。复上至太白，循路登绝顶。荒草靡靡，山高风冽，草上结霜高寸许，而四山回映，琪花玉树，玲珑弥望。岭角山花盛开，顶上反不吐色，盖为高寒所勒耳。

仍下华顶庵，过池边小桥，越三岭。溪回山合，木石森丽，一转一奇，殊嫌所望。二十里，过上方广，至石梁，礼佛昙花亭，不暇细观飞瀑。下至下方广，仰视石梁飞瀑，忽在天际。闻断桥、珠帘尤胜，僧言饭后行犹及往返，遂由仙筏桥向山后。越一岭，沿涧八九里，水瀑从石门泻下，旋转三曲。上层为断桥，两石斜合，水碎迸石间，汇转入潭；中层两石对峙如门，水为门束，势甚怒；下层潭口颇阔，泻处如阙，水从坳中斜下。三级俱高数丈，各极神奇，但循级而下，宛转处为曲所遮，不能一望尽收。又里许，为珠帘水，水倾下处甚平阔，其势散缓，滔滔汨汨。余赤足跳草莽中，揉木缘崖，莲舟不能从。暝色四下，始返。停足仙筏桥，观石梁卧虹，飞瀑喷雪，几不欲卧。

初四日天山一碧如黛。不暇晨餐，即循仙筏上昙花亭，石梁即在亭外。梁阔尺余，长三丈，架两山坳间。两飞瀑从亭左来，至桥乃合流下坠，雷轰河隤，百丈不止。余从梁上行，下瞰深潭，毛骨俱悚。梁尽，即为大石所隔，不能达前山，乃还。过昙花，入上方广寺。循寺前溪，复至隔山大石上，坐观石梁。为下寺僧促饭，乃去。饭后，十五里，抵万年寺，登藏经阁。阁两重，有南北经两藏。寺前后多古杉，悉三人围，鹤巢于上，传声嘹唳，亦山中一清响也。是日，余欲向桐柏宫，觅琼台、双阙，路多迷津，遂谋向国清。国清去万年四十里，中过龙王堂。每下一岭，余谓已在平地，及下数重，势犹未止，始悟华顶之高，去天非远！日暮，入国清，与云峰相见，如遇故知，与商探奇次第。云峰言：“名胜无如两岩，虽远，可以骑行。先两岩而后步至桃源，抵桐柏，则翠壁、赤城，可一览收矣。”

初五日有雨色，不顾，取寒、明两岩道，由寺向西门觅骑。骑至，雨亦至。五十里至步头，雨止，骑去。二里，入山，峰萦水映，木秀石奇，意甚乐之。一溪从东阳来，势甚急，大若曹娥。四顾无筏，负奴背而涉。深过于膝，移渡一涧，几一时。三里，至明岩。明岩为寒山、拾得隐身地，两山回曲，《志》所谓八寸关也。入关，则四围峭壁如城。最后，洞深数丈，广容数百人。洞外，左有两岩，皆在半壁；右有石笋突耸，上齐石壁，相去一线，青松紫蕊，翁苁于上，恰与左岩相对，可称奇绝。出八寸关，复上一岩，亦左向。来时仰望如一隙，及登其上，明敞容数百人。岩中一井。曰仙人井，浅而不可竭。岩外一特石，高数丈，上岐立如两人，僧指为寒山、拾得云。入寺。饭后云阴溃散，新月在天，人在回岩顶上，对之清光溢壁。

初六日凌晨出寺，六七里至寒岩。石壁直上如劈，仰视空中，洞穴甚多。岩半有一洞，阔八十步，深百余步，平展明朗。循岩右行，从石隘仰登。岩坳有两石对耸，下分上连，为鹊桥，亦可与方广石梁争奇，但少飞瀑直下耳。还饭僧舍，

觅筏渡一溪。循溪行山下，一带峭壁巉崖，草木盘垂其上，内多海棠紫荆，映荫溪色，香风来处，玉兰芳草，处处不绝。已至一山嘴，石壁直竖涧底，涧深流驶，旁无余地。壁上凿孔以行，孔中仅容半趾，逼身而过，神魄为动。自寒岩十五里至步头，从小路向桃源。桃源在护国寺旁，寺已废，土人茫无知者。随云峰莽行曲路中，日已堕，竟无宿处，乃复问至坪头潭。潭去步头仅二十里，今从小路，反迂回三十余里。宿。信桃源误人也。

初七日自坪头潭行曲路中三十余里，渡溪入山。又四五里山口渐夹，有馆曰桃花坞。循深潭而行，潭水澄碧，飞泉自上来注，为鸣玉涧。涧随山转，人随涧行。两旁山皆石骨，攒峦夹翠，涉目成赏，大抵胜在寒、明两岩间。涧穷路绝，一瀑从山坳泻下，势甚纵横。出饭馆中，循坞东南行，越两岭，寻所谓“琼台”、“双阙”，竟无知者。去数里，访知在山顶。与云峰循路攀援，始达其巅。下视峭削环转，一如桃源，而翠壁万丈过之。峰头中断，即为双阙；双阙所夹而环者，即为琼台。台三面绝壁，后转即连双阙。余在对阙，日暮不及复登，然胜已一日尽矣。遂下山，从赤城后还国清，凡三十里。

初八日离国清，从山后五里登赤城。赤城山顶圆壁特起，望之如城，而石色微赤。岩穴为僧舍凌杂，尽掩天趣。所谓玉京洞、金钱池、洗肠井，俱无甚奇。

【今译】

癸丑年（明万历四十一年，1613 年）三月的最后一天。我自宁海出西门。这天云开日出，人的心情和山的颜色，都喜气洋洋的。行三十里抵梁隍山。听说这一带路边常窜出老虎，每个月要咬伤几十人，所以我只好找旅店住下。

四月初一日。清早下雨。行进十五里，来到岔路口，我骑马走上西边往台山的那条路，这时天逐渐转晴。又走了十里，到达松门岭，山势陡峭、道路滑溜，只好下马步行。自奉化以来，虽经过了多重山岭，但多数是顺着山脚走；到这里却是迂回曲折地登高，都是在山脊上行走。由于雨后刚刚转晴，山泉流动的声音和山色交替变化，青翠的树丛与杜鹃花互相辉映，令人忘记了攀登山路的辛劳。又行走十五里，在筋竹庵吃午饭。所在山顶到处都是麦苗。从筋竹岭往南，就是通往国清寺的大路。恰好和国清寺的云峰和尚一同吃午饭，他说由这里到石梁，山势险、路又远，带着行李不方便，不如轻装前往，行李则由挑夫集中挑到国清寺等候。我同意了，于是让挑夫随云峰和尚前往国清寺，我则同莲舟和尚走上往石梁的路。走五里，过筋竹岭。岭上矮松很多，屈曲虬枝，盘根枝叶苍老秀美，就像阊门家里的盆景。又走三十余里，到达弥陀庵。山岭高高低低，深山里荒凉寂寞，为防止树丛中藏卧老虎，草木都被焚烧殆尽。山泉鸣响，山风吹过，艰险

的山路阻住了旅行者前进的脚步。弥陀庵建在群山的低洼处，小路长满杂草而且曲曲折折，伸延到很远，庵正好在小路的中点，可供食宿。

初二日。饭后，雨渐渐停止。于是起身越积水攀山岭，山溪石路渐渐幽深。走二十里，于暮色中抵达天封寺。睡在床上想着次日早晨攀爬山岭，天气晴朗才好动身，这几天雨停得迟，并不是一早就天晴。五更时分自睡梦中醒来，获知明星满天，高兴得再也睡不着了。

初三日。早晨起床的时候，果然看到阳光像火苗子一般，于是决定向山顶走去。攀爬了好几里，到达华顶庵；再攀爬三里多，到了太白堂，已经快到达顶峰了，然而在前往这座山峰的道路两旁没有看到一点值得玩味观赏的景致。听人说太白堂的左下方有一个黄经洞，于是顺着小路向前走。走了二里之后，低头发现一块大石头凸出来，给人一种极秀美华丽的感觉。走近才发现，原来是一位带发修行的僧人在黄经洞口修造居所，他担心风从洞里面吹出来，于是用大石头封住洞口，我不禁为此大为叹惋。我只好再次返回太白堂，之后顺着山道攀上天台山的最高峰。顶峰上强劲的山风吹得那些荒草纷纷倒伏，又因为山峰太高，山风寒冷而且凛冽，草上的寒霜大约有一寸厚，我回头环顾四周的山峦，到处都是玉一样的冰花，还有被冰花包裹而显得洁白如玉的树木，远望去一片透明光亮。山脚下山花盛开，但是山顶上的花却没有开放，这大概是地势高，天气寒冷的缘故吧。

我顺着原路下山到达华顶庵，途中经过水池边的小桥，又翻过三座山岭。这里的溪流弯弯曲曲而且山峦重重叠叠的好像要合拢在一起，树木繁茂丛生、岩石光彩美丽，每转过一个地方都会发现一处奇丽的景致，使我观赏玩味的兴趣得到很大的满足。走了二十里，途经上方广寺，到达石梁，在昙花亭敬佛，没时间去观赏那石梁飞瀑的奇丽景色。往下走到下方广寺时，抬头仰望石梁飞瀑，忽然觉得它简直是从天上倾泻下来的。又听说断桥、珠帘水是闻名的胜景，僧人说用过饭后再去看还来得及往返。于是便从仙筏桥走向山后。翻过一座山岭，沿着溪涧行了八九里路，就可看见溪水形成的瀑布从石门直泻而下，回旋流经三个溪水湾：最上面的一层是断桥，由两块巨大的倾斜的石块结合在一起，溪水进流于两石间，浪花飞溅，汇合之后流入潭中；中间的那层有两块巨石相对峙，像窄门一样，溪水因为被窄门约束，流势非常汹涌；最下面的一层潭口非常宽阔，然而溪水倾泻的地方像是受到门槛的阻隔一样，仅能由低洼的地方斜着奔涌而下。三级瀑布都高达数丈，各个景致奇丽非常，但是溪流沿着台级倾泻而下，弯转的地方被溪湾所遮掩，不能够一览而尽。又行了一里多路，就是珠帘水了，溪水倾泻之处很是平坦宽阔，水的流势也因此低缓散漫，汨汨的流水溢漫潭中。我赤着脚跳进草丛中，攀着树枝爬上山崖，莲舟和尚没有跟我一同爬上山崖。夜幕降临，我们返回。

站在仙筏桥上，欣赏着彩虹似的天然石桥，以及水珠像雪花般喷飞的瀑布美景，这绝妙景致叫人无心入睡。

初四日。天台山青绿得像黛玉一般。我顾不上吃早饭，就顺着仙筏桥上到昙花亭，石梁就在亭外。梁宽一尺多，长三丈，架在两山的山坳里。两道瀑布从亭的左边飞流而下，到了桥下合流下泻，像雷电轰鸣，又似河堤崩决，长百丈以上。我在石梁上走着，低头看下面的深潭，顿觉毛骨悚然。石梁的尽头，被一块大石头隔住，不能通往前山，只好转身回来。过了昙花亭，进入上方广寺。我又沿着寺前的溪水，来到那块隔山的大石头上，坐在上面观看石梁，直到下方广寺的和尚催着吃饭，才回到寺中。吃罢饭，走了十五里，来到万年寺，登上藏经阁。藏经阁有两层，收藏着南经和北经。寺的前后有很多古杉，统统要三个人才合抱得住，有鹤在树上筑窝，叫声嘹亮而清远，也可算是深山里一种高雅的音乐。当天，我想到桐柏宫，寻找琼台、双阙，但不知路怎么走，于是决定去国清寺。国清寺距离万年寺四十里路，中间经过龙王堂。每下一道岭，我都以为该到平地了，谁知下了几道岭，前面还是山岭，这才领悟到华顶峰之高，简直离天不远了。傍晚，进入国清寺，和云峰和尚相见，就像见到老朋友一样，和他商量游山探奇的行程。云峰说：“名胜再没有比得上两岩的了，虽然远一点，但可以骑马去。如果先到两岩然后步行至桃源，再到桐柏，那么翠壁、赤城的景色，就可以一览尽收了。”

初五日。虽然有下雨的迹象，但也顾不得了，选择了通往寒岩、明岩的道路，自国清寺到西门去寻找乘骑。找到马匹时，雨也下起来了。在雨中走完五十里，到达步头。雨停了，舍马步行。二里路后，进入山中，四面盘绕的山峰倒映在萦绕流动的溪水中，树木秀丽、岩石奇异，我的心情很愉快。一条溪流自东阳流来，水势湍急，很像曹娥江。环顾四处没发现有竹筏可以渡人，只好让仆人背着涉水过溪。溪水深没膝盖，渡过一条溪涧，大约花去了一个时辰，又走了三里路，到达明岩。明岩是寒山、拾得两位高僧隐居的地方，见两山迂回曲折，即《大明一统志》所记载的“八寸关”。进入八寸关，四周的石壁陡峭得像城墙一样。最后面有一个山洞，有好几丈深，可以容纳数百人。山洞外面，左边有两座石岩，都悬于半壁之间；右边有石笋高高耸立，石笋顶与石壁相齐，两者只有一线之隔，石笋顶上有青松和紫色的花蕊，蓊蓊郁郁、十分茂盛，石笋正好和左边的两座石岩对峙，真可谓奇绝的景致了。走出八寸关，又攀上一处石岩，也是朝左伸出。来的时候仰望它就像隔着一线缝隙，等攀登至石顶，才看清它非常宽阔，可以容纳数百人。石岩中间有一口井，叫作“仙人井”，水虽浅却从不枯竭。石岩外矗立着一块奇特的石头，高达数丈，上部分成两部分，就像两个站立的人，此地的和尚称之为寒山、拾得的化身。回到寺中。晚饭之后阴云散去，一弯新月悬在碧空之中，我站在回岩顶上，对着月夜，只见岩壁上洒满了明亮皎洁的月光。

初六日。凌晨自寺中出发，走了六七里路到达寒岩，石壁笔直向上，如刀劈一般，抬头仰望空中，发现有许多洞穴。岩壁的中部有一个洞穴，宽约八十步，深约一百余步，洞中平坦且明亮。沿着石岩朝右走，自岩石的狭窄小径朝上攀行。山岩的低洼处有两块岩石相对耸立，下面的部分是分开的，而上面的部分紧紧相连，这就是“鹊桥”，其景致可以和方广寺的石梁争奇，只是少了飞泻的瀑布而已。返回僧人的处所用完饭，我找到竹筏渡过一条溪流，顺着溪流行至山下，这一带峭壁陡崖，荒草曲结、树枝盘垂在上面，其中大多是海棠和紫荆藤，浓荫倒映溪中更添美景，香风吹来，是玉兰花和芬芳的香草，处处不绝。行到一山嘴处，岩壁笔直地插入涧底，涧水深而湍急，四旁没有道路可以行走。岩壁上凿有石孔可以通行，而石孔也仅仅可以容下半只脚，我紧贴着岩壁而行，真是惊心动魄啊！从寒岩走出十五里，到达步头，再从小路朝桃源洞行进。桃源洞在护国寺旁边，护国寺已是一片废墟，询问当地居民，都茫然不知。跟着云峰和尚在杂草丛生的曲折山路上行走，太阳已经落山，仍然找不到可以住宿的地方，于是再向人问路，终于到达坪头潭。自坪头潭到步头只有二十里路，如今从小路走，反而迂回了三十多里。住宿。真是桃源洞耽误了我们呀。

初七日。从坪头潭开始，我们在弯曲的山路中走了三十多里，渡过一条溪水进入五台山。又向前走了四五里，山口渐渐变得狭窄，有一处房舍唤作“桃花坞”。顺着深潭边缘向前走，潭水碧绿清澈，飞溅的山泉自上而下注入潭中，唤作“鸣玉涧”。涧水沿着山势流转，人则顺着涧水行走。涧水两边的山全是裸露的石头，簇拥着山峦，夹杂着翠绿的树木，目光所及都是值得欣赏的景观，优美的景致大致都在寒岩、明岩两岩之间。涧水的尽头无路可走，但是却发现一条瀑布从山坳中间倾泻而下，其水势和形态非常奔放。饭后我便从桃花坞出来，沿着山洼向东南方向走去，翻过两座山岭，去寻访传言中的“琼台”、“双阙”，竟然没有人知道。又走了数里，才打听到在山顶。于是便和云峰和尚顺着山路向上攀登，到达山巅。俯身看那陡峭环转的山岩，和桃源洞十分相似，其岩壁的苍翠险峻却又胜过桃源洞。山峰的顶端中部被断隔开，为“双阙”；双阙的正中间夹着环形的石头台子，即“琼台”。琼台的三面全是绝壁，向后转去则和双阙相联结。我站立在双阙的上面，天色渐黑，来不及再攀上琼台，但是这里的优美景致已经被我赏尽。于是下山，从赤城后面返回国清寺，这段旅程总计有三十里。

初八日。我离开国清寺，从山后走了五里的路程，登上赤城。赤城的山顶上有圆形的岩壁高耸而起，非常特别，从远处望去就像是一堵城墙，但其颜色有些微微发红。岩洞全部成了僧舍，显得混杂凌乱，其天然的景趣被这人为的因素掩盖殆尽。人们所说的诸如“玉京洞”、“金钱池”、“洗肠井”，都没有什么特别、奇异的地方。

游雁宕山日记

【解题】

雁宕山，今作雁荡山，在今浙江省乐清县境内。山顶有洼地，积水长草，故称“荡”。据说每到深秋有归雁宿于此，“雁荡”就此得名。

雁荡山分为南、中、北三段，其中以北雁荡面积最大。徐霞客于明万历四十一年（癸丑）四月初九离开天台山，四月十一日开始登雁荡山，十五日下山（1613年5月30日至6月3日），历时五天。日记记叙了徐氏在北雁荡游程中的沿途所见，对被称为“雁荡三绝”的灵峰、灵岩和大龙湫作了详尽描绘，徐氏常在游记中融进自己对山水的主观感受，在本篇中这种特点尤为突出。

【原文】

自初九日别台山，初十日抵黄岩。日已西，出南门三十里，宿于八岙。

十一日二十里，登盘山岭。望雁山诸峰，芙蓉插天，片片扑人眉宇。又二十里，饭大荆驿。南涉一溪，见西峰上缀圆石，奴辈指为两头陀，余疑即老僧岩，但不甚肖。五里，过章家楼，始见老僧真面目：袈衣秃顶，宛然兀立，高可百尺。侧又一小童伛偻于后，向为老僧所掩耳。自章楼二里，山半得石梁洞。洞门东向，门口一梁，自顶斜插于地，如飞虹下垂。由梁侧隙中层级而上，高敞空豁。坐顷之，下山。由右麓逾谢公岭，渡一涧，循涧西行，即灵峰道也。一转山腋，两壁峭立亘天，危峰乱叠，如削如攒，如骈笋，如挺芝，如笔之卓，如幙之欹。洞有口如卷幕者，潭有碧如澄靛者。双鸾、五老，接翼联肩。如此里许，抵灵峰寺。循寺侧登灵峰洞。峰中空，特立寺后，侧有隙可入。由隙历磴数十级，直至穹顶洞。则豁然平台圆敞，中有罗汉诸像。坐玩至暝色，返寺。

十二日饭后，从灵峰右趾觅碧霄洞。返旧路，抵谢公岭下。南过响岩，五里，至净名寺路口。入觅水帘谷，乃两崖相夹，水从崖顶飘下也。出谷五里，至灵岩寺。绝壁四合，摩天劈地，曲折而入，如另辟一寰界。寺居其中，南向，背向屏霞嶂。嶂顶齐而色紫，高数百丈，阔亦称之。嶂之最南，左为展旗峰，右为天柱峰。嶂之右肋介于天柱者，先为龙鼻水。龙鼻之穴从石罅直上，似灵峰洞而小。穴内石色俱黄紫，独罅口石纹一缕，青绀润泽，颇有鳞爪之状。自顶贯入洞底，垂下一端如鼻，鼻端孔可容指，水自内滴下注石盆。此嶂右第一奇也。

西南为独秀峰，小于天柱，而高锐不相下。独秀之下为卓笔峰，高半独秀，锐亦如之。两峰南坳，轰然下泻者，小龙湫也。隔龙湫与独秀相对者，玉女峰也。顶有春花，宛然插髻，自此过双鸾，即极于天柱。双鸾止两峰并起，峰际有“僧

拜石”，袈裟伛偻，肖矣。由嶂之左胁，介于展旗者，先为安禅谷，谷即屏霞之下岩。东南为石屏风，形如屏霞，高阔各得其半，正插屏霞尽处。屏风顶有“蟠蜥石”，与蟑侧“玉龟”相向。屏风南去，展旗侧褶中，有径直上，磴级尽处，石阙限之。俯阙而窥，下临无地，上嵌崿峒。外有二圆穴，侧有一长穴，光自穴中射入，别有一境，是为天聪洞，则嶂左第一奇也。锐峰叠嶂，左右环向，奇巧百出，真天下奇观！而小龙湫下流，经天柱、展旗，桥跨其上，山门临之。桥外含珠岩在天柱之麓，顶珠峰在展旗之上。此又灵岩之外观也。

十三日出山门，循麓而右，一路崖壁参差，流霞映彩。高而展者，为板嶂岩。岩下危立而尖夹者，为小剪刀峰。更前，重岩之上，一峰亭亭插天，为观音岩。岩侧则马鞍岭横亘于前。鸟道盘折，逾坳右转，溪流汤汤，涧底石平如砥。沿涧深入，约去灵岩十余里，过常云峰，则大剪刀峰介立涧旁。剪刀之北，重岩陡起，是名连云峰。从此环绕回合，岩穷矣。龙湫之瀑，轰然下捣潭中，岩势开张峭削，水无所着，腾空飘荡，顿令心目眩怖。潭上有堂，相传为诺讵那观泉之所。堂后层级直上，有亭翼然，面瀑踞坐久之，下饭庵中。雨廉纤不止，然余已神飞雁湖山顶。遂冒雨至常云峰，由峰半道松洞外，攀绝磴三里，趋白云庵。人空庵圯，一道人在草莽中，见客至，望望去。再入一里，有云静庵，乃投宿焉。道人清隐，卧床数十年，尚能与客谈笑。余见四山云雨凄凄，不能不为明晨忧也。

十四日天忽晴朗，乃强清隐徒为导。清隐谓湖中草满，已成芜田，徒复有他行，但可送至峰顶。余意至顶，湖可坐得，于是人捉一杖，跻攀深草中，一步一喘，数里，始历高巅。四望白云，迷漫一色，平铺峰下。诸峰朵朵，仅露一顶，日光映之，如冰壶瑶界，不辨海陆。然海中玉环一抹，若可俯而拾也。北瞰山坳壁立，内石笋森森，参差不一。三面翠崖环绕，更胜灵岩。但谷幽境绝，惟闻水声潺潺，莫辨何地。望四面峰峦累累，下伏如丘垤，惟东峰昂然独上，最东之常云，犹堪比肩。

导者告退，指湖在西腋一峰，尚须越三尖。余从之，及越一尖，路已绝；再越一尖，而所登顶已在天半。自念《志》云：“宕在山顶，龙湫之水，即自宕来。”今山势渐下，而上湫之涧，却自东高峰发脉，去此已隔二谷。遂返辙而东，望东峰之高者趋之，莲舟疲不能从。由旧路下，余与二奴东越二岭，人迹绝矣。已而山愈高，脊愈狭，两边夹立，如行刀背。又石片棱棱怒起，每过一脊，即一峭峰，皆从刀剑隙中攀援而上。如是者三，但见境不容足，安能容湖？既而高峰尽处，一石如劈，向惧石锋撩人，至是且无锋置足矣！踌躇崖上，不敢复向故道。俯瞰南面石壁下有一级，遂脱奴足布四条，悬崖垂空，先下一奴，余次从之，意可得攀援之路。及下，仅容足，无余地。望岩下斗，深百丈，欲谋复上，而上岩亦嵌

空三丈余，不能飞陟。持布上试，布为突石所勒，忽中断。复续悬之，竭力腾挽，得复登上岩。出险，还云静庵，日已渐西。主仆衣履俱敝，寻湖之兴衰矣。遂别而下，复至龙湫，则积雨之后，怒涛倾注，变幻极势，轰雷喷雪，大倍于昨。坐至暝始出，南行四里，宿能仁寺。

十五日寺后觅方竹数握，细如枝；林中新条，大可径寸，柔不中杖，老柯斩伐殆尽矣！遂从岐度四十九盘，一路遵海而南，逾窑岙岭，往乐清。

【今译】

我初九日离开天台山，初十那天就到了黄岩。太阳已经偏西，从南门走出去三十里，宿于八岙的旅舍。

十一日。走了二十里，登上盘山岭，远望雁荡山的那些山峰，如同木芙蓉一般直插蓝天，又似片片花瓣似的扑入我的眼帘。再向前走了二十里，在大荆驿用饭。饭后朝南渡过一条小溪，便看到西边的山峰上点缀着一块圆形的石头，仆人们认为那岩石是两头陀，我怀疑它是老僧岩，但不是十分相似。又向前走了五里，经过章家楼，才看清老僧岩的本来面目：它穿着袈裟，有些秃顶，栩栩如生地站立着，高度大概有一百尺。在它的旁边有一尊岩石，像小孩子一般，弯着腰屈着背紧紧地跟在老僧的后面，只不过平时它被老僧遮挡了而已。从章家楼走出来二里，在半山腰找到了石梁洞，洞门朝东，门口有一座石桥，从洞的顶部斜插在地上，如同飞虹下垂。我从石桥旁边的窄缝处一层层地逐级向上，发现上面高大而且宽敞开阔。于是我在此地坐下来休息了一会儿，然后下山。从右边的山麓处翻过谢公岭，渡过一条溪涧，沿着溪涧向西走去，便是通往灵峰的路了。我刚刚转过山腋，便看到它两旁的岩石绝壁陡峭而险峻，直入云霄。这里的险峰重重叠叠，有的像被刀刻过一样笔直挺立、有的被群峰紧紧拥簇、有的像并排横列的竹笋、有的又好像挺拔的灵芝仙草、有的像直立的笔杆，有的像斜拉的头巾。山洞的洞口好像挽起的帷帐，水潭碧绿如同清澄的蓝靛一般。双鸾峰像羽翼相连的双飞鸾鸟，五老峰特别像五位并肩而行的老翁。如此景致延续一里多山路，到达灵峰寺。沿灵峰寺旁的山道登上灵峰洞。灵峰的中部是空的，高耸在灵峰寺后，十分奇特，其侧面有缝隙能够进入。自缝隙处走过数十级石磴，一直到达窝顶洞。深远处的平台方方圆圆而且宽敞，其中有罗汉等的塑像。我坐在平台上观赏美景，夜色降临才返回灵峰寺。

十二日。饭后，自灵峰的右侧山脚去寻访碧霄洞。回返原路而行，到达谢公岭下。自南边经过响岩，行五里，到达净名寺路口。走进路口寻觅水帘谷。所谓的水帘谷，也就是两座山崖相夹，流水自崖顶飘洒而下。走出水帘谷五里，便到了灵岩寺。此处四围皆是绝壁，摩天接地，由曲折的小径走进去，好像是另辟的

一处广阔世界。灵岩寺位居其中，南向，背面就是屏霞嶂。屏霞嶂的顶部平坦整齐且岩石呈紫色，高达数百丈，宽度和高度十分相称。屏霞嶂的最南处，左面是展旗峰，右面是天柱峰。屏霞嶂的右肋与天柱峰中间的地方，最先看到龙鼻水。龙鼻水的出水洞穴，自岩石的缝隙一直朝上，好像灵峰洞似的，只是小一些。洞穴内的岩石都是黄紫色，只有缝隙口有石纹一缕，为青红色，且十分湿润，特别像龙鳞龙爪。自洞顶连贯至洞底，落下的一端特别像人的鼻子，鼻子尖端处的石孔可伸进手指头，水就是从石孔内滴下来流入石盆中。这就是屏霞嶂右侧的第一奇观了。

屏霞嶂的西南面是独秀峰，比天柱峰小，然而其高度和岩石的尖锐则与之不相上下。独秀峰的下面是卓笔峰，有独秀峰的一半高，但岩石同独秀峰一样锋锐。两峰南面的山坳间，轰然向下飞泻的，便是小龙湫瀑布了。隔着小龙湫瀑布，和独秀峰相对的，是玉女峰。玉女峰的顶部开满了艳丽的春花，好像是插在玉女发髻上的饰物。自这里经过双鸾峰，以天柱峰为尽头。双鸾峰上只有两座山峰并列高耸，峰际有“僧拜石”，身着袈裟，佝偻着身躯，很像老僧。自屏霞嶂的左肋处，介于展旗峰处的，先是安禅谷，谷就是屏霞嶂的下岩。东南便是石屏风，形状如同屏霞嶂，高度和广度都是屏霞嶂的一半，恰好插在屏霞嶂的尽头。石屏风顶部有“蟾蜍石”，和屏霞嶂侧面的“玉龟石”相对。自石屏风朝南去，展旗峰旁边的褶皱中，有小路一直通往峰顶，石级的尽头，有道石门坎阻隔着。俯下身子在石门坎处向下看，望不到地面，头顶上笼罩着高高的天空。展旗峰外面有两个圆形孔洞，侧面有一个长孔，亮光自孔中射入，另有一种境界，这便是“天聪洞”，为屏霞嶂左边的第一奇景。尖削的山峰和高山重重叠叠，左右回环而对，精致奇巧的景观屡现不绝，真可谓天下奇观！而小龙湫瀑布一直向下流，流经天柱峰、展旗峰，有一座石桥横卧溪流之上，灵岩寺的山门则对着石桥。自石桥的外面能够看到含珠岩在天柱峰麓，顶珠峰在展旗峰的上，这便是灵岩寺的外观了。

十三日。出灵岩寺山门，沿着山麓往右走，一路上只见山崖岩壁参差不齐，云霞和山间的色彩互相映衬。高峻而顶部平坦的，是“板嶂岩”。板嶂岩的下面耸立的又尖又窄的山峰，是“小剪刀峰”。再往前，层层叠叠的山岩上，一座亭亭而立的山峰直入云霄，那便是“观音岩”。观音岩的侧面马鞍岭横亘在前方。险绝的山道曲折盘旋，翻过山坳朝右转，有溪流涌淌，山涧底部的石头平坦得如同磨刀石一样。顺着山涧的深处前行，大概距离灵岩寺十余里，经过常云峰，就可以看到大剪刀峰立在涧旁。大剪刀峰的北面，重岩陡然高耸而起，是“连云峰”。从此处起水绕山环，壁合峰回，真是岩崖穷尽之地。大龙湫瀑布的流水，轰然向下奔流，直泻潭中，山岩展开而且陡峭，然而由于流水并无河床承受，腾空飘忽直下，使人眼前眩晕、心生恐惧。水潭的上方建有庙堂，相传是诺讵那罗汉观赏流泉的

处所。自庙堂后面顺石级而上，岩壁上建有一所亭榭，像飞鸟展翅一样，面对瀑布坐着欣赏了很久，才走下山岩返回庵中用饭。绵绵细雨下个不停，而我的心神却已飞到了雁湖山顶。于是冒雨攀至常云峰，自常云峰半山腰的道松洞攀援陡峭的石磴约有三里，前往白云庵。庵废人空，有一个和尚在草丛中，看见有客人来，望了望便走开了。又向前走了一里，到云静庵，便在此处投宿。清隐和尚已经卧病在床数十年了，但还能和客人谈笑。我看四周的山峰被乌云笼罩且绵绵细雨下个不停，很是凄冷，不得不为明天清晨的旅程忧心忡忡。

十四日。天气忽然晴朗，于是强请清隐和尚的弟子做向导。清隐说雁湖中已长满了杂草，变成了荒芜之地，徒弟还有事情要做，但仍可以送我到峰顶。我心想只要能够到达峰顶，就可以游览雁湖了，于是每人手握一根拐杖，在深深的杂草中攀援，一步一喘，行了数里，才到达峰顶。四下望去，白云弥漫，一片白色平铺在山峰之下。各座山峰似云中的朵朵鲜花，只露出一一点峰顶，阳光辉映着峰顶，宛如盛着冰块的玉壶，又像是清静洁白的瑶台仙境，让人分辨不出哪里是云海，哪里是山川陆地。但是那云海中的玉环山宛如一抹轻轻的飘带，好像能够俯身拾起来。朝北远望山坳中，岩壁峭立，里面的石笋繁密，高矮不一。三面有长满绿树的山崖环绕，景致比灵岩寺的更优美。但是山谷幽深而境地险绝，只能听见潺潺的流水声，却不能分辨出从哪里传来的。环望四周的层层峰峦，低些的好像小土堆，那高些的唯有最东边的常云峰尤为突出。

向导告辞时，对我说雁荡在西面中部的一座山峰上，还需再翻三道尖山。我听从向导所言，待翻过第一座尖山，路已经断绝了；再翻过一座尖山，看到要登的山顶已在半空之中了。我心想《大明一统志》说：“宕在山顶，龙湫之水，即自宕来。”（意为：雁荡在山顶，龙湫瀑的水即是自雁荡而来。）现在山势逐渐下降，而上龙湫的山涧，却是自东面的高峰发脉，距离此地已经隔着两道山谷。于是改变行进路线，朝东行，向东面诸峰中最高峻险陡者走去，莲舟和尚感到疲惫不堪，不能跟上我，便从原路往下走，我则与两个仆人朝东翻过两座山岭，人迹已全然消失。前方的山越来越高，山脊也愈来愈狭窄，两边相夹的岩壁陡立，像在刀背上行走。石片棱角都很锋锐，每翻过一道山脊，就遇到一座陡峭的山峰，我与仆人皆从如刀剑般锋利的石片缝隙中攀爬而上。如此攀援了三次后，所经的境地难以容足，又怎么能够容纳一个湖泊呢？接着是高峰的尽头，一座石壁像刀劈般陡峭，我一直惧怕石片锋利逼人，然而行到此处已是没有锋利的石片能够放下脚了。在山崖上犹豫再三，不敢再从原路返回。俯瞰南面的崖壁上有一石级，于是便叫仆人们解下四条绑腿布接成布绳，自悬崖上垂空而下，先让一个仆人顺布绳吊下去，我第二个下去，希望能够找到攀援的道路。等下到石级处，只够容下脚，没有多余的地方。望崖壁下面非常陡峭，深约百余丈，想攀登上去，但是

上面的岩石镶嵌在三丈多高的地方，我没有办法飞上去。于是便拉着布绳向上试探着，布绳被突出的石头勒住，忽然断了。我只好接好布绳，用尽全力挽着那条布绳向上攀登，终于爬了上来，脱离了险境。返回云净庵的时候，太阳已经西坠。我们主仆的衣服和鞋子全都给岩石划得破烂不堪，寻找雁湖的兴致也大减。于是我们告别了清隐师徒下山而去，再次来到龙湫瀑布，这时的溪水由于汇入了雨水，如同发怒一般翻滚奔腾顺泻而下，其形态变幻巨大，瀑布就像雪花喷散一样，声音如同打雷一般，气势远甚于往日。我一直待到天黑才走出山门，向南走了四里山路，晚上在能仁寺住下来。

十五日。在能仁寺的后边找到了好些方竹，这些竹子细得如同树枝一样；竹林中新近长出的竹子，大的径围可以达到一寸，这样的竹子比较柔软不适合做手杖，老的可以做手杖，可早已经被砍伐殆尽！我只好从小道翻过四十九盘岭，一路上顺着东海海边向南走，越过窑岙岭，向乐清县方向走去。

游白岳山日记

【解题】

白岳山今称齐云山，在今安徽省南部休宁县城西北。徐霞客于明万历四十四年（丙辰）正月二十六至二月初一（1616年3月13日至18日）来此山游历。他这次游山，正当春寒，天气恶劣，道路艰险。在他匆匆的游程中“冒雪涉水”寻幽访胜，得以遍游全山。日记中对香炉峰、天门、石桥岩、龙涎泉、龙井诸胜景皆有较细致的描绘。

【原文】

丙辰岁余同浔阳叔翁，于正月二十六日，至徽之休宁。出西门。其溪自祁门县来，经白岳，循县而南，至梅口，会郡溪入浙。循溪而上，二十里，至南渡。过桥，依山麓十里，至岩下已暮。登山五里，借庙中灯，冒雪蹑冰，二里，过天门，里许，入榔梅庵。路经天门、珠帘之胜，俱不暇辨，但闻树间冰响铮铮。入庵后，大霰作，浔阳与奴子俱后。余独卧山房，夜听水声屋溜，竟不能寐。

二十七日起视满山冰花玉树，迷漫一色。坐楼中，适浔阳并奴至，乃登太素宫。宫北向，玄帝像乃百鸟衔泥所成，色黧黑。像成于宋，殿新于嘉靖三十七年，庭中碑文，世庙御制也。左右为王灵官、赵元帅殿，俱雄丽。背倚玉屏，前临香炉峰。峰突起数十丈，如覆钟，未游台、宕者或奇之。出庙左，至舍身崖，转而上为紫玉屏，再西为紫霄崖，俱危耸杰起。再西为三姑峰、五老峰，文昌阁据其前。五老比肩，不甚峭削，颇似笔架。

返榔梅，循夜来路，下天梯。则石崖三面为围，上覆下嵌，绝似行廊。循崖而行，泉飞落其外，为珠帘水。嵌之深处，为罗汉洞，外开内伏，深且十五里，东南通南渡。崖尽处为天门。崖石中空，人出入其间，高爽飞突，正如闾阖。门外乔楠中峙，蟠青丛翠。门内石崖一带，珠帘飞洒，奇为第一。返宿庵中，访五井、桥崖之胜，羽士汪伯化，约明晨同行。

二十八日梦中闻人言大雪，促奴起视，弥山漫谷矣。余强卧。已刻，同伯化蹑屐二里，复抵文昌阁。览地天一色，虽阻游五井，更益奇观。

二十九日奴子报：“云开，日色浮林端矣。”急披衣起，青天一色，半月来所未睹，然寒威殊甚。方促伯化共饭。饭已，大雪复至，飞积盈尺。偶步楼前，则香炉峰正峙其前。楼后出一羽士曰程振华者，为余谈九井、桥岩、傅岩诸胜。

三十日雪甚，兼雾浓，咫尺不辨。伯化携酒至舍身崖，饮睇元阁。阁在崖侧，冰柱垂垂，大者竟丈。峰峦灭影，近若香炉峰，亦不能见。

二月初一日东方一缕云开，已而大朗。浔阳以足裂留庵中。余急同伯化蹑西天门而下。十里，过双溪街，山势已开。五里，山复渐合，溪环石映，倍有佳趣。三里，由溪口循小路入，越一山。二里，至石桥岩。桥侧外岩，高亘如白岳之紫霄。岩下俱因岩为殿。山石皆紫，独有一青石龙蜿蜒于内，头垂空尺余，水下滴，曰龙涎泉，颇如雁宕龙鼻水。岩之右，一山横跨而中空，即石桥也。飞虹垂竦，下空恰如半月。坐其下，隔山一岫特起，拱对其上，众峰环侍，较胜齐云天门。即天台石梁，止一石架两山间；此以一山高架，而中空其半，更灵幻矣！穿桥而入，里许，为内岩。上有飞泉飘洒，中有僧斋，颇胜。

还饭于外岩。觅导循崖左下。灌莽中两山夹涧，路棘雪迷，行甚艰。导者劝余趋傅岩，不必向观音岩。余恐不能兼棋盘、龙井之胜，不许。行二里，得涧一泓，深碧无底，亦“龙井”也。又三里，崖绝涧穷，悬瀑忽自山坳挂下数丈，亦此中奇境。转而上跻，行山脊二里，则棋盘石高峙山巅，形如擎菌，大且数围。登之，积雪如玉。回望傅岩，岬岬云际。由彼抵棋盘亦近，悔不从导者。石旁有文珠庵，竹石清映。转东而南，二里，越岭二重，山半得观音岩。禅院清静，然无奇景，尤悔覩面失傅岩也。仍越岭东下深坑，石涧四合，时有深潭，大为渊，小如臼，皆云“龙井”，不能别其孰为“五”，孰为“九”。凡三里，石岩中石脉隐隐，导者指其一为青龙，一为白龙，余笑颌之。又乱崖间望见一石嵌空，有水下注，外有横石跨之，颇似天台石梁。伯化以天且晚，请速循涧觅大龙井。忽遇僧自黄山来，云：“出此即大溪，行将何观？”遂返。

里余，从别径向漆树园。行巉石乱流间，返照映深木，一往幽丽。三里，跻其巅，余以为高埒齐云，及望之，则文昌阁犹巍然也。五老峰正对阁而起，五老之东为独耸寨，循其坳而出，曰西天门，五老之西为展旗峰，由其下而渡，曰芙蓉桥。余向出西天门，今自芙蓉桥入也。余望三姑之旁，犹殢日色，遂先登，则落照正在五老间。归庵，已晚餐矣。相与追述所历，始知大龙井正在大溪口，足趾已及，而为僧所阻，亦数也！

【今译】

丙辰年（明万历四十四年，1616年）。我和浔阳叔翁在正月二十六那天一起到徽州府休宁县。我们从县城西门走出去。发现有一条从祁门县流来的溪水，它途中经过白岳山，沿着县城向南流去，在梅口这个地方，汇合了来自郡溪的流水之后流入浙溪水。我们顺着溪流向上走去，走了二十里，便到达南渡。经过一座桥，顺着山麓走了十里，等到达岩下已是黄昏时分了。我们又登山走了五里山